

吴风越雨

艺苑

寻找梅溪

| 黄小龙 文 |

我在无锡生活的时间,已经超过在老家兰溪的时间。对故乡而言,我成了确确凿凿的异乡人。说起来非常惭愧,虽然20岁那年我才背井离乡,但对老家北乡梅江镇的历史文化、人文风情却知之甚少,除了记忆里父亲爱喝的“杨梅烧”。

沿着G2—G15W—G60高速风尘仆仆,八百里乡愁越来越短,直到横山出现在我眼前。兰溪人有句老话,“一天看不见横山,就要哭的”。三白获悉我回乡,开着他那辆2009年的手动挡宝来捎上我一路往北驱车半小时有余,到达目的地天色已晚。三白此行也有他的心思,某网刚在聚仁村开机,他去会会主创团队,不遗余力地要把“村幽、屋古、山奇、水清、人贤”这些梅江元素“推销”出去。

“聚仁故里,廊桥雅韵”,这不是一句广告词,而是梅江向世界发出的诚挚邀请。到了聚仁村,不到通洲桥等于没来。三白尽“地主之谊”,身兼向导和解说员,我、大伦、甲方制片人,跟屁虫一样紧随其后,他甩也甩不掉。聚仁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一人一事,三白都如数家珍,仿佛一本“活字典”。作为梅江人,他的祖祖辈辈衍居于此,他的身体里流淌着梅江基因,承载着满满的守正创新使命感。他用不事雕琢的语言娓娓道来,简直灵魂生香,我们这些外乡客听得如痴如醉,被他吊足了瘾头,常觉意犹未尽。梅溪、通洲桥、挂钟尖,被夜色包裹着,三白化身一只萤火虫,挥动着翅膀,用皎洁的光亮揭开它们神秘的面纱。

80米长的通洲桥古时为金兰通往严州的要道,横跨梅溪,桥体敦厚坚实,廊桥宛如卧波长虹,黑瓦红梁,飞檐翼角,桥面用青石板铺就,刻着厚重的历史印记,此刻我们仿佛走在古老而悠长的时光隧道之中。两侧条石护栏,桥上廊屋绵延二十一间,廊柱间长凳相连,每一间都藏着梅溪往事。游玩者,行商挑担者,路过桥屋都要歇歇脚,吹吹穿堂风,这给茶酒摊贩带来生机。廊桥中央的重檐歇山顶神龛上方悬挂着蓝底金字匾额,上书四字,我们三人研究了好一会,认不全。三白哈哈大笑解开谜底:“淙绕西流”,大多数河流往东流,唯独梅溪为了汇入兰江而向西奔去。通洲桥北侧桥头挺立着两棵古樟树,绿意盎然,关公庙就在一旁,香樟树与关公老爷一起护佑着梅溪两岸。通洲桥见证了梅江的变迁,深厚的人文底蕴孕育出一代又一代贤人志士:宋代户部尚书梅执礼、元代文学家柳贯、才女倪仁吉、明代宋濂、近代作家曹聚仁和当代画家方增先等,他们从通洲桥走向世界。

挂钟尖是一座小山峰,因形似倒挂的悬钟得名。夜色里,一行人拾级而上,山上植被茂盛。三白介绍说,山坡上的树斜长,枝干与坡面形成九十度直角,令人啧啧称奇。山顶建有“文昌阁”庙,红墙黑瓦,飞檐翘角,里面

供奉着文昌大帝和各路神仙。文昌阁向来香火萦绕,方圆几十里的乡亲都来磕头跪拜,求福求财求子求平安求高中。相传当年曹聚仁的父亲曹梦岐考中秀才,就是因为其母虔诚祭拜。在山顶俯瞰山脚,星星点点的烟火气,梅溪在夜色里一路往西。作为母亲河,梅溪孕育出梅江人清新脱俗的仙骨,更赋予梅江特有的底色和韵味。

通洲桥南堍,三白叩开“乡村博物馆”之门。简洁的展示厅里,陈列着琳琅满目的根雕艺术品。一抬头,整间屋木栋梁上贴满证书和奖状,不留一丝空隙。英雄不问出处。郑世有,何许人也?中国根艺美术大师,金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其根雕作品风格古朴浑厚,构思巧妙独特,多次获“刘开渠根艺奖”金奖,“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金奖等国家级、省级大奖。根雕工艺极其复杂,七分靠天成,三分靠打磨,郑世有用灵巧的双手,以棱块雕、意象雕、剥琢雕等技法赋予枯木生命和灵魂。

曹聚仁与结发妻子王春翠在廊桥上相遇、守候、离别,百年光景,须臾而过。聚仁村在夜色中愈显醉人,橘黄色路灯和各色彩灯温暖而明晰,装饰着人们的梦。接近凌晨时分,三白兴致盎然地领着我们去探访王春翠故居。穿过弄堂,一块长满草的泥砖地,星星在夜空眨着眼睛。木门虚掩,三白做食指放嘴唇正中间的手势,我们屏住呼吸,三白手掌轻轻一推,门开了。我们轻手轻脚,生怕吵醒熟睡中的房屋新主人。打开手机电筒,才看清个大概。故居呈现四合院结构,七开间一弄,前檐用木板壁及格栅窗,隔扇门束腰板上刻有治家为人的格言。从天井仰望寂静的星空,我们仿佛置身于一百多年前的晚清。

据王春翠晚年回忆,她和聚仁先生20世纪30年代住在上海花园坊一百零七号时招待过鲁迅先生。梅溪风肉、萝卜丝、鲜鲫鱼汤、小麦铃,鲁迅先生对曹夫人亲手做的这三道“家乡菜”赞不绝口,尤其小麦铃最合他的口味,“好吃,好吃,下次还要来吃小麦铃。”三白解锁了小麦铃的做法:将揉好的面粉摘成一小粒一小粒,用指在竹筛上轻轻地搥擦,做成一颗颗如一节手指般大小,也有人叫它“猫耳朵”。

对现代人而言,忙碌的时光里,有一隅可得闲情最宝贵。漫步梅溪两岸,江南水乡有的她都有,让人乐不思蜀。梅溪河也是兰溪这座城市烟火气息的根脉之一。她守护着市民的身心,无惧沧海桑田。梅溪河流动,摇晃,随着梅江的发展生出新的故事,也容下一个个梅江先贤命运的倒影。“文化做出来,它才能回归。”三白这句话触动我心弦。对梅溪,对“蒋畹的觉醒时代”,三白用他敏锐的触角,孜孜以求的精神,以亲历者的身份,在场者的姿态,在守护与传承之间双向奔赴。这一趟我果然没有白来。

高山流水

| 王凡 文 |

在上海吴昌硕纪念馆,看到一幅由“海上三杰”合作的画作,当我了解了画中和画外的感人故事,更感念大师们高山流水般的情意。

这是一幅由任伯年、吴昌硕、王一亭三人合作的画作,画面是月圆之夜,四周清朗朗,天地一色,几竿墨色修竹纵贯画面上下,一位白衣长者立在竹后,摇着蒲扇,神态淡定。

画面没有什么特别,但题跋很长,一边是王一亭先生的题跋:“修竹数竿任先生遗画,清风习习,缶翁于其中。距先生落墨时,已20易寒暑矣。回首师门,清泪盈睫。王震谨记。”另一边是吴昌硕先生的长题:“画中之竹23年前伯年先生所作,一亭王君为予画像其中,呼之欲出,一亭予友也,先生在师友之间也,道所在而缘亦随之。”此画作成,距任伯年先生去世已很久远,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一日,任伯年先生的女儿任霞在家中无意发现了这幅纵贯纸面仅画了几竿修竹、还没有画完的作品,修竹俊秀,昂然向上,尽显精神。任霞觉得颇为珍贵,虽然自己也是一名画家。但她谦逊地认为自己无力为父亲配画,便郑重将此画作赠送给了父亲的高足王一亭先生。王一亭先生接到恩师遗作,非常珍视。他本拜伯年先生为师,恩师作古后又转跟吴昌硕先生学画。王一亭感念两位恩师的恩情,也感动于他们人品如修竹般有节挺直,其时吴昌硕先生已是海派画坛领军人物了,且出生在浙江竹乡,他灵光一闪,画一张吴先生在竹林中的画像是一个好主意。在征得吴先生同意后,他在恩师伯年先生的画作上,补画了身着白衣的吴昌硕先生画像,盛赞缶翁的品德,“未曾出土便有节,纵使凌云仍虚心”。画了这一幅画作,也成就了画坛佳话。

看题跋中王一亭对伯年先生的深情,数十年后“回首师门,清泪盈睫”,感动于有如此深情的弟子。有尊师之美德,必定是一个有品德之人。当时,王一亭在上海是极富商业头脑的实业家、慈善家,爱画画,伯年先生作古后,他一如既往地接济其家人。对吴昌硕先生也一直执弟子之礼,吴昌硕先生在诗画书印上全方位突破创新,且学养深厚,人艺俱佳,让王一亭十分敬重。他把老师从苏州请来上海,安置好寓所,让老师安心作画,平日常常是王画吴题,其乐融融。无论在上海甚或是在日本,他们以大写意的技法,独领海派画坛的风骚,呈现出画坛新意象。人们常常说“管鲍之交”,是说管仲与鲍叔牙间的深厚情谊。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在画坛上以“王、吴”比作“管、鲍”,也可作为一段画坛美誉吧。

而吴昌硕和任伯年先生间,据传早年间吴昌硕想拜任伯年为师,可任伯年一见其作品便称:你今后必超过我!可以说是一见如故,两人年岁相仿,都将对方视为绝无仅有的生死之交。深厚情谊,感人肺腑。就此拉开了多年的笔墨深情。

吴昌硕先生善刻,他见任伯年的画有趣,求画者接踵而至,没有片刻休闲,便刻了一枚“画奴”的章赠予。吴昌硕先生为生活曾在苏州做了小官,事事谨小慎微。一日中午归来,被任伯年先生看见,画了一幅昌硕先生的画像:身着官服,头戴红缨帽,诚惶诚恐,面带寒酸之色。画罢,吴昌硕先生自题款——寒酸尉,用以自嘲。高山流水觅知音,知音不在谁堪听?任伯年先生去世时,吴昌硕先生痛悼:“水痕墨趣失知音。”在伯年先生去世23年后,吴昌硕先生仍然以“道所在而缘亦随之”,表明其怀念之情,是共同的理想追求,共同的价值观让他们相互支持,彼此成就。

人生得一知己,何其幸运。三位大师间高山流水般的情谊,令人仰慕!

我50多岁开始学画画,学画之初就特别爱画紫藤。喜欢紫藤苍劲有力的藤干,柔软且韧的枝蔓,以及枯藤蛰伏一冬,待到春来,叶长花开,清雅秀丽,绽放着旺盛生命的模样。枯藤秀叶雅花浑然一体,不经历生活的磨难,不看透生命的真谛,怎会爱紫藤。学画临摹时,就特别喜欢任伯年和吴昌硕的紫藤,吴昌硕先生的紫藤,遒劲有力的藤条,狂草笔法一气呵成,似笔夹风雷,画气不画形,龙腾凤舞,藤条盘旋,施墨浑厚肆意,但初学者无法入手。而任伯年先生的紫藤,藤花非常明快清雅,用色极为讲究,密是密不透风,层层叠叠,相互挤靠,疏是疏可走马,清朗朗,极为雅致。观察紫藤的叶子多为半片,蓬勃向上,显出风吹动感。画面表现出向上的朝气和美感。捧读画卷,爱不释手。

画画是生活的积累,修养的凝聚,画品即人品,人品更升华了画品。学画先学做人,喜欢大师们的画,更爱他们的品德修养。

开口说话

国画 冯杰

